关于明朝与佛郎机最初接触的一条史料

李　斌

葡萄牙人达·伽马（Vasco da Gama，1460—1524年）于1498年开辟了绕好望角直通东方的航线之后，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纷纷前来亚洲，以贸易甚或暴力的手段，掠夺大量的财富，与此同时也揭开了东西文化交流史上崭新的一页，使得中国和西方世界有了广泛交往的可能。

葡萄牙人于明正德四年（1509）至满剌加（Malacca），越二年用武力占据了该地，并使其成为世界香料的贸易中心。满剌加于明永乐时即内附，来明廷朝贡无虚岁。① 葡人东来之际，满剌加虽曾求明武宗援助抵御佛郎机的入侵，明朝固然无力派兵远征海外，谕暹罗诸王往救，也只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。然而，葡萄牙却以满剌加为跳板，用火力威猛的佛郎机铳叩开了中国这一古老东方帝国的大门。关于明朝和佛郎机的最初接触，中外学者已有较多的论述，本文仅通过对北京图书馆藏善本《静虚斋惜阴录》“佛郎机”条的初步考证，对张维华、朱杰勤、戴裔煊、C.R.博克瑟诸家的研究作一些补充。②

关于葡萄牙人最初来华的时间，说法不一，但是代表葡萄牙国王的使臣于正德十二年（1517）第一次赴中国，因中西文献均有所载，事件始末大致还较清楚，研究诸家所据中文史料多引晚出近半个世纪的《筹海图编》（1562）所录顾应祥语，颇不无令人遗憾之处。而其时作为明朝接待葡萄牙使节的当事人之一的广

东按察司佥事顾应祥（1483～1565年），在他的笔记《静虚斋惜阴录》中详尽记述了葡使最初来广州的情形，此当为中葡最初接触的权威性史料。兹详录如下，并作初步考释。

佛郎机铳，原出于佛郎机国。正德间予为广东按察司佥事，时巡海副使汪鋐进表赴京，予带管海道，蓦有番舶三只至省城下，放铳三个，城中尽惊，盖前此番舶俱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泊，未有径至城下者。市舶提举吴洪赐禀，予亲至怀远驿审视。其通事乃江西浮梁人也，禀称此乃佛郎机国遣使臣进贡，其使臣名加必丹，不曾相见。予即差人往梧州呈禀，三堂总镇太监宁诚、总兵武定侯郭勋俱至，其头目远迎俱不拜跪，总督都御史陈金独后至，将通事责治二十棍，分付提举：远夷慕义而来，不知天朝礼仪，我系朝廷重臣，着他去光孝寺习礼三日方见。第一日始跪左腿，次日跪右腿，三日才叩头，始引见。总督衙门分付：《大明会典》原不载此国，令在驿中安歇，待奏准方可起送。所进方物有珊瑚树、片脑、各色锁袱、金盔甲、玻璃等物。又有一种如红绒褐，名“撒哈剌”。三刃剑一口，又一剑铁可折转，放手即直，其锋甚利。人皆高鼻深目，如回回状，身穿锁袱披裘，以皮为裤，又以皮囊其阴物，露出于外。头目常看书，取而视之乃佛经也。后奉旨许令进贡，至京见礼部亦不拜跪。武庙南巡，留于会同馆半年有余。今上登极，将通事问罪，发回广东，逐之出境。铳乃其船上带来者，铳有管长四五尺，其腹稍大，开一面以小铳装铁弹子，放入铳腹内，药发则子从管中出，甚迅。每一大铳用小铳四五个，以便轮放。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，在舱内暗放，敌船不敢近，故得横行海上。彼时正值海盗猖獗，遣兵追捕，备倭卢都司命通事取一铳送予应用，其外又用木裹，以铁箍三四道束之。询之，曰：恐弹发时，铳管或裂故也。翌至教场，试之，远可二百步，

在百步内能损物，远亦无力。其火药与中国药不同，都司曾抄其方，不知广中尚存否？后汪鋐为兵部尚书，奉行各边俱铸此铳，以备北虏。予以云南巡抚落职家食，一十五年起廋，转北刑部，适值胡虏犯顺之，后见御史查勘失事揭帖内，各墩堡被抢去佛郎机铳数多，胡虏惟恃骑射，抢去亦无用也。近见浙中军门所刻《海内图编》画佛郎机铳，每个约重二百斤。又有一架与其原制不同，想必我中国增添之者。又有一种小于佛郎机铳，有架可以转动者，我中国原有此物，非佛郎机铳也。予谓此铳用于海舶甚利，以之守城亦可，若陷阵不如神机火炮之便也。考历代史传并无佛郎机国之名，止有拂林国，元世祖至正间有佛郎国进异马，或者是其国也。又唐世西域传，开元中大食国献马不拜，有司将劾之，中书令张说谓殊俗慕义不可置之罪，玄宗赦之。……由此观之，则佛郎机亦大食之邻境也。③

据该段引文可知，《筹海图编》所引"刑部尚书顾应祥云"④。实本之于顾氏《静虚斋惜阴录》，只是前书对后者作了较多的删节，因此《静虚斋惜阴录》所载葡使初入中国的史实更为详尽可信。由于中西文献记载的不一致，尤其是中文史料的不足，关于中葡最初接触的一段历史，尚有不少疑惑难决和争论不下之处。今据顾应祥《惜阴录》，能够使葡萄牙使臣第一次来中国的一些相关问题变得清晰明朗起来，今分而论之。

关于葡萄牙人最早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。据葡文史料，在葡萄牙的满剌加总督手下任商馆秘书、会计师兼药材管理官的托梅·皮雷斯（Thomas Pirez，或译作：皮来资，约1468～1524年），在1517年6月以葡萄牙第一位赴华使节的身份出使中国，由船长安德拉德率领的葡萄牙舰队护送，于是年8月抵东莞海域的屯门岛，然后至广州城外的珠江抛锚下泊。葡使至广州的时间，《惜阴录》仅言"正德间"，而《筹海图编》明载为"正德丁

丑”，即十二年（1517），又明姚虞《岭海舆图》“其佛郎机国前次朝贡不与，正德十二年自西海突入东莞县界，守臣通其朝贡，厥后劫掠地方，乃逐出，今不复来”，均与西文史料相吻合。据葡萄牙国立图书馆所藏旧档，葡萄牙商船在这之前已来到了中国海域，1514年（正德九年）葡人欧维士（Jorge Alvares）即来到广州附近海域屯门岛，与中国进行贸易，获利而归；1516年供职于葡萄牙船队的意大利人裴来斯特罗（Rafael Perestello）亦驾商船从满剌加来中国。这两次葡人东来，因未与明朝官方发生接触，中文史籍没有记录，张维华等史家一直引为缺憾。⑤而《惜阴录》云“盖前此番舶俱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泊，未有径至城下者”，也说明了葡萄牙商船在正德十二年之前即已来到中国海域，这可补其它史料缺载之不足。另外，关于葡人最早在中国登陆的地点，葡人记音为Tunmen或Tamao，据其对音和地理要素，朱杰勤曾考订为澳门附近零丁山之“舵尾”岛；⑥亦有说为台山县境之上川岛，今据顾应祥所记该地在东莞千户所海澳湾，故可知张维华所持屯门岛之说⑦，应较为可信。

关于葡使和通事。《惜阴录》云：通事禀称“佛郎机国遣使臣进贡，其使臣名加必丹”。《筹海图编》则言“其船主名加必丹”，《明史·佛郎机传》等均作“加必丹末”，已考定为葡语Capitao Moor之译音，义即船主。实际上此次来华的使臣为托梅·皮雷斯，他是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帝国进行海外扩张的代表人物之一。1511年9月，他在葡萄牙阿方索亲王的保荐下，以药材代理商的身份到印度，翌年4月至满剌加，在总督亚伯奎手下任商馆秘书、会计师兼药材管理官。1517年8月他以葡萄牙第一位赴华使节的身份到广州，留居怀远驿。正德十四年底始获准赴京朝觐，后几经周折，被遣返广州。据说1524年5月死于广州狱中。托梅·皮雷斯出使中国之前，曾在满剌加四处搜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的情报，于1515年编成《东方诸国记》一书，呈献给

葡萄牙国王。该书曾被誉为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，介绍东方情况的最早又最详尽的著作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

中文史料中不载托梅·皮雷斯之名，而《明史·佛郎机传》等典籍均称其使为“火者亚三”。张维华等以为亚三为“葡使舌人之回回人名”。或者为穆斯林商人。⑧亚三通番汉语，《明史·佛郎机传》云“自言本华人”。严从简《殊域周咨录》卷9亦载：“有火者亚三，本华人也，从役彼国久，至南京，性颇黠慧。时武宗南巡，江彬用事，导亚三谒上，喜而留之”。今证之顾应祥《惜阴录》，亚三应为通事之名，或其行三，或为其在海外之用名。其原籍在江西浮梁，今地为景德镇市北之浮梁镇。他很有可能是从事景德镇的瓷器贸易而居留海外的。“火者”为回人的官名（一说为阉人），满剌加信奉伊斯兰教，亚三在葡人占据满剌加之前不仅早已流落到该地，而且取得了一定的官位，后又为葡萄牙殖民者所使，随来中国，并通过贿赂权贵江彬等，得侍南巡的正德皇帝左右，后从驾进京，越发骄奢放纵，见礼部官员立而不跪。武宗驾崩，被问罪伏诛。葡使一行被遣返广东，驱逐出境。

关于中国引进西洋火器。中国虽然是火药和火器的故乡，但到了明清之际，火器技术开始落后于西方。随着佛郎机驾舶东来，代表西方火器技术的佛郎机铳也返传到中国。林文照等据《筹海图编》所引顾应祥语，考定佛郎机火铳最早传人中国的时间即为正德十二年。⑨但王兆春在其新著《中国火器史》中，认为《筹海图编》为晚出史料，不足置信，以为中国引进佛郎机火铳技术应在嘉靖元年(1522)。⑩今据《惜阴录》，该书不仅详尽记载了佛郎机铳最初传人广东的始末，而且细致描述了佛郎机铳的形制和试放时的情形。其最大射程可达二百步，而有效射程仅在百步之内，这是最早传入的西洋火器的技术数据。其时顾应祥等也得到了西洋的火药配方；嘉靖初年浙江军门所刻武备书《海内图

编》，是最早介绍佛郎机的火器专著。但此书似已不存于世。佛郎机铳是具有西方特征的管形火器，其火力、射程、射击精度和结构等均非明朝旧有的神机火器可以比拟。尤其佛郎机具有子母铳结构，可以轮流装放弹药，弥补了前装式火器一发不继、射击速度极低的缺陷；另西方火器前有照星，后有照门，可供瞄准射击，大大提高了命中率。明朝廷相当重视引进西方新型火器技术，在嘉靖初年就开始仿造推广，用之于备边御虏。据《殊域周咨录》卷9引《月山丛谈》云："（佛郎机）铳制须长，若短则去不远；孔须圆滑，若有涩碍，则弹发不正。惟东莞人造之与番制同，余造之往往短而无用。"因东莞为佛郎机最早来中国的登陆地点，故能得其火器技术真传。

跪拜礼——最早的中西文化冲突之一。《惜阴录》中关于葡使和明朝官员的见礼情形，颇有能传神的描述，"其头目远迎俱不拜跪"，这种殊俗殊仪，本也不难理解，但总督都御史陈金勃然大怒，不仅将通事亚三责罚了二十大棍，而且让托梅·皮雷斯这帮高鼻深目的洋人去光孝寺专习跪拜礼，前后练了三天，才相见。初来乍到的葡萄牙早期殖民者，也不得不屈膝在以泱泱天朝大国自居的那些朝廷重臣面前。葡萄牙使臣进京后，终未取得在外交上的进展，反被"绝其朝贡"，这似乎与他们在见官会客时没有举行跪拜礼，不无很大关系。顾应祥说其使"至京见礼部亦不拜跪"，《明史·佛郎机传》亦言亚三"见提督礼部主事梁焯不屈膝，焯怒挞之"。梁焯字日孚，正德甲戌进士，王守仁弟子。嘉靖黄佐《泰泉集》卷49有梁焯墓志表，言梁焯"时掌四夷馆，火者亚三以事见，兀坐不跪，君杖之。（江）彬闻而怒曰：'彼尝与天子游戏，肯下跪一主事耶？何其不揣量也！'意将加害，有力救之者，乃释"。正德十六年武宗晏驾，江彬倒台被诛，"桀骜争长"，不守天朝礼法的通事亚三和葡使一行也自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。但体现在中西礼仪之上的不同文化冲突已始

露端倪。

葡使所携贡品。其他史书均不详载，而《惜阴录》所列，有珊瑚树、片脑、各色锁袱、金盔甲、玻璃等物。另有西洋三刃剑等。所进织物，状如红绒褐，洋名“撒哈剌”，俟详考。

《静虚斋惜阴录》为顾应祥晚年所撰的一本论学笔记，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明刻本和清抄本各一种。书首有作者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自序，其时他已是82岁的老人了。顾应祥字惟贤，号箬溪，世居长洲（今苏州）浒墅镇，后来其父悬壶行医至浙江长兴，遂占籍其地。顾应祥生于成化十九年九月，幼年即嗜学，年甫弱冠遂登进士第，初授江西饶州府推官，颇具政声。正德六年以台谏应征至京师，因年轻未入选，补锦衣卫，复出任广东按察司佥事，巡岭东道，平定汀漳寇乱，功绩卓著。正德十四年进京贺上万寿，擢任江西副使，分巡南昌道。嘉靖六年迁山东按察使、右布政使。后拜都察院右副都御使，巡抚云南。因丁母忧，落职居家一十五年，至嘉靖二十八年复起用，督抚云南，翌年升刑部尚书，因与权佞严嵩不睦，原官改任南京，嘉靖三十年致仕归。尝受业于王守仁，作《传习录疑》、《龙溪致知议略》等书。平生最喜九章勾股术，自谓能得前人秘传，有《勾股算术》、《测圆海镜分类释术》、《测圆算术》、《弧矢算术》等算书行世，为明代颇具成就的中算家之一。此外尚著有《人代纪要》、《唐诗类抄》、《归田诗选》等。⑪

注：

①《明史·满剌加传》。

②张维华《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；朱杰勤《葡萄牙人最初来华时地考》，载《中外关系史论文集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；戴裔煊《〈明史·佛郎机传〉笺正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；C.R.博克瑟《佛郎机之东来》，中外关系译丛第4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。

③顾应祥《静虚斋惜阴录》卷12，明嘉靖刻本，北京图书馆藏。

④郑若曾《筹海图编》卷13。

⑤⑦张维华《明清之际中西关系史》第8页，齐鲁书社1987年版。

⑥朱杰勤《葡萄牙人最初来华时地考》。

⑧张维华《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》第8～16页；牟复礼等《剑桥中国明代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。

⑨林文照等《佛郎机火铳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考》，《自然科学史研究》1984年第4期。

⑩王兆春《中国火器史》第121—122页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。

⑪徐中行《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箬溪顾公应祥行状》，见《献征录》卷48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军事博物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袁俐）

本刊第五届编委会成立

本刊上届编委会任期已逾，经书目文献出版社报请主办单位批准，第五届编委会由冯惠民、全根先、杨扬、李凭、李致忠、周迅、贺敬美、袁俐、曹月堂组成。贺敬美任主编。袁俐任编辑部主任。